

永勉吾愛

我昨日到瀏陽縣之文市，今日又要到萍鄉去，言

年想回長沙來，惜以同你會會面，以慰別意

但是已無緣了。真是痛恨極點！我天天的

出鎮，很難找到能通郵政的地方，与你通

困難，我真是掛念你得很！我不知道

你會面，惟望你時常的保重，以慰我

的母親人好否？建五已到直去讀書

經濟書的問題如何解決？我望你（一）

後用的，我現在稍能籌些錢，但是見

在望也，你暫付購設常備件吃在

用點罷。我的事多，不能多寫了，一

永，收罷

永

永

先少女九

# 紅色愛情

——中國革命前輩的婚恋故事

刘晓农/著



*Hongseaiqing*

Zhongguogemingqianbei de Hunliangushi 江西人民出版社

承勉吾愛：

我昨日到瀏陽縣之北市，今日又要到萍鄉去，  
本想回長沙來，惜以同伍金金面，以慰對  
但是又無緣了。真是痛恨極點！我天天  
出鎮，很難找到能通郵政的地方，又須通  
困難，我真是掛念你得很！我不  
伍金面，能望你時常的保重，以慰  
的母親人好否？建五已到直玄讀  
贈讀書的問題如何解決？或想  
錢用的，我現在稍能籌點錢，以平  
伍金面，你暫分購些書，在部  
用點罷。我的事多，不能多寫了，不  
來，此記

# 紅色愛情

## ——中國革命前輩的婚恋故事

刘晓农/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色爱情/刘晓农著.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9.5

ISBN 978 - 7 - 210 - 04082 - 8

I. 红… II. 刘… III. 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生平事迹—中  
国 IV. G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1347 号

## 红色爱情

刘晓农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西嘉欣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21

字数:275 千 印数:1—5000 册

ISBN 978 - 7 - 210 - 04082 - 8 定价:29.00 元

---

江西人民出版社地址: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邮政编码:330006 传真:6898827 电话:6898893(发行部)

网址:www.jxp-ph.com E-mail:jxp-ph@tom.com web@jxp-ph.com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目 录

|                           |     |
|---------------------------|-----|
| 井冈山情缘——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婚恋         | 1   |
| 天涯有芳草——谭震林与蒋秀仙的婚恋         | 25  |
| 此情绵绵 山高水长——陈正人与彭儒的婚恋      | 39  |
| 井冈山上的第一个“红军妈妈”——蔡协民与曾志的婚恋 | 53  |
| 红军医院的婚仪——杨至成与伍道清的婚恋       | 66  |
| 此情不渝伴终生——王展程与段子英的婚恋       | 78  |
| 此情绵绵无绝期——陈毅安与李志强的婚恋       | 90  |
| 一对从地主家庭走出的红色恋人——刘真与龙家衡的婚恋 | 102 |
| 辛耕别墅里的喜庆——朱德与康克清的婚恋       | 114 |
| 两情依依连理枝——陈毅与肖菊英在中央苏区的婚恋   | 124 |



|                                     |     |
|-------------------------------------|-----|
| <b>七十年的守望——少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李才莲与池煜华的恋情</b> | 134 |
| <b>黄花重开分外香——毛泽覃与贺怡的婚恋</b>           | 146 |
| <b>广发“宣言”的婚礼——古柏与曾碧漪的婚恋</b>         | 155 |
| <b>患难与共爱弥坚——罗明与谢小梅在中央苏区的婚恋</b>      | 164 |
| <b>战地黄花——萧锋在中央苏区的婚恋</b>             | 172 |
| <b>才得相亲又远征——谢觉哉在中央苏区的婚恋</b>         | 178 |
| <b>洋顾问的苦涩婚恋——李德在中央苏区的婚姻</b>         | 187 |
| <b>难忘红都夫妻情——董必武与陈碧英的婚恋</b>          | 197 |
| <b>相爱在深山老林——邓子恢与陈兰的婚恋</b>           | 209 |
| <b>难时见真情——林伯渠与范乐春的婚恋</b>            | 218 |
| <b>心有灵犀情意真——王稼祥与朱仲丽的婚恋</b>          | 228 |
| <b>六中全会的喜事——彭德怀与浦安修的婚恋</b>          | 237 |
| <b>“牛郎”“织女”喜结缘——罗荣桓与林月琴的婚恋</b>      | 246 |
| <b>真情赢芳心——罗瑞卿与郝治平的传奇婚恋</b>          | 255 |
| <b>宝塔山下喜有家——王首道与易纪均的婚恋</b>          | 265 |
| <b>精诚所至金石开——阎红彦与王腾波的婚恋</b>          | 274 |



|                               |     |
|-------------------------------|-----|
| 铿锵旋律奏出美满姻缘——郑律成与丁雪松的婚恋        | 281 |
| 攻克“马其诺防线”——李达与张乃一的婚恋          | 288 |
| 宝塔山下的异国情缘——马海德与苏菲的婚恋          | 298 |
| 浪漫姻缘诗与媒——郭小川与杜惠的婚恋            | 307 |
| 贫家女与“四公子”，南北一线牵姻缘——张学思与谢雪萍的婚恋 | 315 |
| 虎将求婚有“韬略”——刘培善与左英的婚恋          | 323 |

## 井冈情缘

### 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婚恋

#### ○初识于茅坪

迎着金秋的煦风,秋收起义部队于1927年10月7日,抵达了战略退却的终点——江西宁冈县茅坪(今为井冈山市茅坪)。

工农革命军是9月中旬从浏阳撤出战斗区域退向湘南的。军至莲花县城,中共江西省委派宋韵琴(即宋任穷)携密信赶到。前委书记毛泽东根据省委书记汪泽楷“毛部应退赣西宁冈”的信示,结合军力发生很大变化的情状,决定再弃退往湘南的方略,转向别人举荐过的“金刚山”——宁冈茅坪和大小五月一带进兵。毛泽东在三湾与“山大王”袁文才的代表接上联系后,率部进入宁冈古城,亲赴东源的大仓村会见袁文才,与之落实了立足井冈、安家茅坪的事宜。

10月7日,井冈山人民迎来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喜庆和盛事——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早饭过后,茅坪和邻近各村的农民成群结队赶来,聚集在村头,



| 贺子珍(1929年摄于闽西)

农民自卫军的队员们进进出出忙碌着,张罗欢迎仪式。

10时左右,威震湘赣边界的“山大王”袁文才,领着农民自卫军的一班头领来到村口。在他的身后,有一位气度超凡、格外引人注目的年轻女子,她就是山里人谁都知道的“永新一枝花”贺子珍。

是啊,茅坪十里山乡的老表们,很多人都知道贺子珍。她来到茅坪两个多月了。一个出落得这么标致动人、浑身带着新潮气息的年轻女性,突然出现在山里,就像一只美丽的凤凰飞进了大山,让人们

眼前一亮。人们好奇地打听她的来历,不久他们就知道了,贺子珍是邻近的永新县人,虽然只有18岁,却已经是共产党永新县委的常委兼妇女部长了。1927年6月下旬,永新的右派豪绅买通两支土匪队伍袭击县城,把县委、县农协的80多个党员干部抓起来关入大牢。幸亏贺子珍没有落入敌手,她于第二天夜里用一匹洋布缠住腰身,沿着城垛攀下城墙,连夜赶到南乡的秋溪村,由农民护送来宁冈茅坪,见到了1927年1月间在吉安参加农民运动训练班时认识的袁文才。袁文才眼见永新的同志情形危急,连夜派人联络井冈山的另一个“山大王”、同年老庚王佐,两人带领队伍奋力打下了永新县城,救出80多位党员干部。袁文才了解到永新的同志难以在县城立足,邀请他们暂去茅坪避难。永新的同志大为欢喜,遂由贺敏学、王怀、刘真带了100余人,随袁文才来到茅坪。贺子珍就是这样上了井冈山的。



正及辰时，工农革命军从天湖方向的小路开到了。袁文才把手一挥，顿时，锣鼓、唢呐和鞭炮一齐响了，还有震得人们心里发跳的地铳。几个精壮的后生看见队伍快到跟前，动作利落地挥起手中的尖刀，随着一阵猪嚎羊叫，一头肥猪一只山羊被宰杀掀在路中间，让工农革命军的官兵们从“满地红”的石板上踏过去。井冈山人



毛泽东与贺子珍在延安 |

民以最尊贵的礼遇欢迎共产党的军队。

少时，袁文才看见宁冈县党组织负责人龙超清、刘辉霄陪同一个头发很长、脚有点跛、穿着便衫的汉子走过来，他领着众头领走上前去，与这位汉子握手，然后转过身对众人介绍：

“这是毛委员，毛泽东同志。”

“噢，同志们好！”毛泽东脸上挂着舒心的笑容，语声和蔼，依次与自卫军的头领们握手、说话。



贺子珍在一旁端详着毛泽东。只见毛泽东的身材颇为颀长，一头乌黑的浓发从中间往两边分开，面颊有些清癯，而且显出疲惫之色，身上的横扣便衫也有些脏。然而，他的炯炯有神的双眼里，闪射出刚毅、睿智的目光，这种目光与眉宇间那股勃发的英气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一种一般男性少有的非凡气质。

贺子珍刚刚收回目光，毛泽东来到了她的跟前。毛泽东只觉得忽然眼前一亮，心中倏然翻卷起一种意想不到的惊异：在这绿林啸聚的井冈山，竟有这么一位秀丽超群的年轻女性在欢迎自己！

贺子珍的确带着一种卓尔不群的靓丽容颜出现在毛泽东面前。她生来长就一副匀称苗条的身材，穿着蓝底碎白花的斜襟衣衫，腰里系着一条宽皮带，显得飒爽英姿；她那鹅蛋形的红润脸庞上挂着甜甜的笑容，明净的眸子清澈如水，洋溢着浓浓的热情。

毛泽东很快地从暗自惊讶中回过神来，把手伸向贺子珍。

“毛委员，欢迎你！”贺子珍大方地握住对方的手，声音那么清脆，充满热诚。

在一旁的袁文才介绍说：

“她叫贺子珍，是永新县委的妇女部长，才满 18 岁哩。”

“噢，我还估摸着是哪位首领的‘千金’呢，想不到是党内同志！好啊，穆柯寨出了个女中豪杰穆桂英，我们井冈山也有个革命的巾帼英雄嘛。”毛泽东笑着风趣地说。

“我算什么巾帼英雄呀？以后还要毛委员多加指教哩。”贺子珍的脸上飞起了红云。

“要得啰，工农革命军在‘金刚山’实行武装割据，今后大家在一起共事，互相指教吧。”毛泽东点着头，语气是那么诚挚。

贺子珍听了这话，心里有如春风吹拂，泛起钦佩的涟漪：他是多么了不起呀！这么有名的党内领袖人物，说话是这样的谦虚！



毛泽东与贺子珍说完话后，一边朝前走，一边向路两边的群众点头致意。

工农革命军安家茅坪，在井冈山立下足来实行武装割据。是月中旬，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主力，沿着鄱县、遂川边境进行旨在扩大政治影响的游击活动，11月初才返回茅坪。2日至3日，前委在象山庵召开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与贺子珍才算有了真正的接触。

贺子珍作为永新县委的代表参加了联席会议。在讨论如何重建边界各县党的基层组织，尽快打开割据局面的时候，她对主持会议的毛泽东说道：

“我有个想法，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噢，你有什么高见？”毛泽东笑呵呵地说完，将鼓励的目光投向贺子珍。

贺子珍稍作停顿，不急不缓地说：

“从眼下看，重建各地党的基层组织的确为当务之急。最大的困难是各地能够挺身出来的党员骨干太少，党组织力量薄弱。我认为地方党现在亟须军队党的帮助，能不能从工农革命军中派一批得力人员，到各地帮助这项工作？”

贺子珍话音方落，立即博得与会者们的赞同，众人对她的建议啧啧称好。

比众人的称道多了一层感受，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贺子珍是个遇事爱动脑筋，拿得出主意的富有胆识的女子！她的提议新颖独到、切实可行！前委书记想到这儿，以赞许的语气说道：

“贺子珍同志的意见，的确很好！军队的党应该帮助地方党的发展。我看，今后要把这一点当做重要的斗争方略来考虑。”

前委书记的这段话，让与会代表们感到欣慰。今后在党组织建设方面能够得到军队的支持，这是大家所期盼的，现在由贺子珍提了出来，他们都以兴奋的眼神看着贺子珍。

这时候的贺子珍反而有些不好意思了，脸上泛起淡淡的红晕。

通过这次接触，毛泽东对贺子珍的印象更深、更更好了。



| 为毛泽东、贺子珍保媒的“山大王”袁文才



| 井冈山的另一个“山大王”王佐

### ○“山大王”保媒

象山庵会议开过半个月后的一天下午，细雨纷飞。井冈山的另一个“山大王”王佐，从茨坪来到茅坪。袁文才见王老庚来了，很是高兴，传令备办酒席。

在丰盛的酒席上，袁文才与农民自卫军头领李筱甫等人，陪着王佐喝酒说话。在座的还有两名女子，一个是贺子珍，另一个是袁文才的相好陈白英。

陈白英系宁冈龙市源口村人，原为江西南康县县长张子阳的宠妾。张子阳前些年于任上病故，她回到宁冈，在县城新城认识了不久前“招抚”下山、担任宁冈县保卫团团总的袁文才。陈白英二十六七岁年纪，面容姣好白皙，由于在官府生活了多年，颇有见识，又有些许文化，显出一种不同于乡村女子的时髦和高雅。她善于揣摩男人的心理，善用各种手段博取男人的欢心。绿林出身的袁文才，并非外界传言有“三妻六妾”，平生还没有做下拈花惹草的事情，独独钟爱这个女子，让她生活在自己身边。



不料,陈白英是个心胸狭窄的女子,生怕袁文才恋上别的女人而抛弃自己。贺子珍随永新的同志来到茅坪,袁文才对她分外照顾,安排她住在“司令部”。他从心眼里喜欢这个姿质不凡的小妹妹,隔不了一两天就同她在一起聊天。贺子珍既无大家闺秀的矜持娇气,又无小家碧玉的羞涩腼腆,热情爽朗,落落大方,与袁文才谈吐相投。时间稍久,她与袁文才的频繁交往和纯洁情感,引起了陈白英的嫉妒。

在为王佐接风的酒席上,早就对贺子珍看不顺眼的陈白英,忽然醋劲发作,借故对贺子珍瞪眼做脸色,还含沙射影地骂骂咧咧。袁文才见状大为恼火,声色俱厉地呵斥陈氏,陈氏非但无所顾忌,反而撒起泼来。袁文才怒不可遏地掴了她一个耳光。这时分,王佐也正色地指责陈白英,安慰了气得泪水在眼里打转的贺子珍。好端端的一餐酒席,全叫陈白英给搅了。

这天晚上,袁文才与王佐同睡一床,商量事情。王佐这次到茅坪来,是向袁老庚讨主意的。自从工农革命军安家茅坪、立足井冈以来,王佐一直以犹疑不安的目光注视着这支队伍。他在过去的绿林生涯中吃亏太多,养成了多疑的性格,不能像已经是共产党员的袁老庚那样,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而是保持了若即若离的态度。就在前几天,毛泽东托人带信给他,说前委要派一个党代表到他的队伍上去。王佐对这件事拿不定主意,特地来向袁老庚讨教。不识字的王佐,多年来已形成了对袁老庚言听计从的习惯。

袁文才是不遗余力支持毛泽东的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开展武装割据的,当然劝王老庚接受共产党给派的代表。两人谈了许多,不知怎的讲到了贺子珍,王佐仍然愤愤不平地说:

“老庚,这白英有点太过头了,你看,在酒席上闹成这个样子!”

“这个妇娘就这一点讨厌,眼皮子比竹纸还要薄。”

“是呀,她的两个眼珠总是盯着别个,生怕别人把你抢走哩。”

“哼,笑话得很,她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什么君子心呀腹呀的？老庚——”

袁文才没有回答王佐的问话，忽然坐起身子，心中若有所悟地“呃”了一声，说道：

“王老庚，你莫要老是定不下心来，拿不定主意，你不相信毛泽东在井冈山待得长久，生怕工农革命军吃掉你的人枪。——也罢，我们就设个主意，把毛泽东拴住。”说到这里，他打住了话头。

王佐一听，也坐起身急切地问：

“你说怎么个拴法？”

袁文才缓缓而道：

“我看这样，想法让贺子珍嫁给毛泽东，要是老毛做了我们井冈山的女婿，日后对大家都有好处！”

王佐听罢拍手叫道：

“这主意蛮要得！我看贺姑娘要人品有人品，要才识有才识，配毛泽东最为合适。他老毛真是做了我们井冈山的女婿，我们就一万个放得下心。”

袁文才接话说：

“贺姑娘配毛泽东，真是郎才女貌，天造地设。只是，我听说毛泽东在湖南老家已有妻室呢。”

“啊，这是真的？”王佐一愣，怔了少时，说道：

“我看这也不大碍事，多讨一个老婆有什么关系？只要两人合意就行。”

袁文才显然有所考虑地说：

“这事说难也不难，关键是让毛泽东喜欢贺子珍，要促成这件事，我们还得上紧。”

王佐有些兴奋地接话：

“这事要是能够促成，就像猜拳说的‘两家好’，我看这里头还得由你老庚着力呐！”



袁文才点点头，忽然想起什么，放低了声音有些神秘地对王佐说：

“王老庚，我观毛泽东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左唇下面一颗硕大的朱砂痣，日后是个了不得的人物呀！别看他眼下瘦条条的，那骨架丰满起来就有帝王之相！我们跟着这样的人，靠得住！”

王佐知道袁老庚读过相书，善于相面，立刻以笃信不疑的语气回道：

“老庚你还能看错？我听你的！这事就这么说，一定要尽力促成！”

王佐说完，二人又讲起别的事情。

## ○毛泽东的推诿

连日以来，率领部队才从遂川回师宁冈的毛泽东，心里像被一阵乍起的清风吹皱了一池春水。

去遂川的前一天晚上，袁文才来到八角楼，与毛泽东说了一阵话，讲起了王佐。毛泽东听说王佐表示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欢迎派党代表到他的队伍上去，心中甚是欣喜，说道：

“王佐的队伍也要扩大，前委决定送几十条枪给他，也派军事教官帮助他训练队伍。”

袁文才喜声说道：

“这样王老庚更加高兴了，更加铁心革命。”

停了少顷，袁文才突然道：

“毛委员，我们想替你做一件好事。”

“么子好事呀？”毛泽东问。当他听到袁文才说出“月老”二字，惊得身子往后一倾，一时答不上话来。

袁文才紧接着道：



“毛委员，我们的‘永新一枝花’贺子珍，你看她怎么样？”

毛泽东连忙摇头说：

“不行，不行，这个可使不得！”

袁文才故意反问：

“不般配你是吗？贺子珍可是才貌双全呢。”

“是我不般配人家。——文才，我在湖南有妻室呢。”

“啊！这是真的？”袁文才做出吃惊的样子，“那天讲起这件事的时候，我就说过，不晓得你在家里面有没有老婆？王老庚说，再娶一个也不打紧，何况天各一方，离得这么远。”

他见毛泽东怔怔地坐着，又说：

“毛委员，你莫要拗了我们的一片好意，前几天，贺子珍到茨坪去了，王老庚肯定会跟她讲这件事，那就不好办了。”

毛泽东觉得事情非同小可，有些着急，语气果断地回绝说：

“文才，承谢你们的好意，这件事乱来不得，不要再提了，好吗？”

袁文才以退为进地微笑着说：

“你就考虑一下吧，日后再讲。”

自从袁文才提过这件事后，毛泽东觉得心头压上了沉重的负担。好在工农革命军打下遂川县城以后，昼夜都有工作缠身，忙起来就把这事给忘了。可是就在大前天，部队从茨坪路过，王佐留下毛泽东吃中饭，派去不久的党代表何长工也来作陪。众人正在吃着，王佐对毛泽东说道：

“毛委员呀，我和袁老庚要当你的媒人呢。”接着，他把肚里的话像竹筒倒豆子一样，一点不剩地全讲出来。末了，他望着毛泽东真诚地说：

“毛委员，我们跟定了共产党在井冈山干一番事业，你要是看得起我们，就不要拗了我们的好意。说实话，子珍姑娘的人品和才识都是呱呱叫的，不然我们不会给你提媒，你可不要嫌弃人家呀。”



毛泽东看着满脸醉意的王佐，正要向他解释一番，不料这个“末代绿林”拉起他的手说道：

“毛委员，这事你莫要打退堂鼓！——你是头一次到我家，难得的贵客，这碗酒一定要喝下，党代表，你也作陪干了……”

从茨坪回来后，毛泽东这才意识到，袁文才与王佐联手保媒一事，很是伤脑筋，而且轻视不得。怎样回复他们呢？毛泽东为此心绪难宁。

毛泽东心里非常清楚，千人不到的工农革命军能够在井冈山立下足来，完全得助于袁文才联合王佐的有力支持。倘若不是他们深明大义，部队是上不了井冈山的，即使上得山来也站不住脚跟。看来，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在密信中说的情形是对的。工农革命军今后要在湘赣边界展开武装割据，营建巩固的根基之地，更要依靠袁文才、王佐以及他们的队伍。向来性气豪爽的王佐，新近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切不可在这件事上冷了他的心，那可是一个说翻脸就翻脸的“绿林头领”呀。可是婚姻大事不是儿戏，要是这样的话，开慧那边怎样解释呢？

毛泽东不由得想到远在长沙东乡板仓的杨开慧，眼前立时浮现出一双晶亮而又含情脉脉的眼睛。与此同时，一种沉重的潜忧袭上心头。

自从党的“八七”会议结束后，受命回湘领导秋收暴动的毛泽东在汉口与杨开慧分别，到工农革命军引兵井冈山以来，四个多月中，毛泽东只要静下神，就会想到杨开慧，油然生出对妻儿的深切思念。然而，一旦忙碌起来，这种思念的情愫往往就从头脑里遁去了。他清楚地记得，11月上旬，在宁冈龙市的“刘德盛药店”，已给杨开慧写了一信，寄往长沙西长街“生生盐号”，盐号的店主是杨开慧六舅父的一个亲戚，委托他交给舅父再转开慧。毛泽东在信上写的是与杨开慧约定好的暗语，大意为：我在这里做生意，赚了钱，生意兴隆，堪以告慰。毛泽东犹不放心，不几天又从龙市的国民党地方邮局，给中共安源区委书记宁迪卿寄去一封由别人转交的信，也是用隐语暗示宁迪卿派人打听杨开慧的情形，